

通鑑彙編

通鑑

通鑑索鑰卷之五

兩晉紀附敵國

兩晉混一之圖

西晉

姓司馬名炎字安世河南人也仕魏襲封晉王未幾滅魏稱帝都于洛陽焉

漢

劉淵

成李雄

代拓跋猗盧

涼

張軌

東晉

名睿字景文宣帝曾孫也初為安東將軍及漢滅晉乃即位于建康焉實姓牛氏

漢

劉聰

成李雄

代拓跋翳槐

涼

張駿

前趙

劉曜係舊漢

後趙

石勒

燕

慕容皝

漢

李期係舊成

魏

冉閔

秦

苻健

後燕

慕容垂

後秦

姚萇

西燕慕容冲

西秦伏乞國仁

後凉呂光

魏拓跋珪係舊代

南凉秃髮烏孤

北凉段業

南燕慕容德

北燕馮跋

西凉李暠

夏赫連勃勃

兩晉授受之次

武帝司馬炎昭之子也

惠帝名衷武帝太子也在位十七年中毒崩

懷帝名熾武帝第二十五子在位六年漢執歸殺之

愍帝名業武帝之孫在位四年漢執歸而殺之

元帝名昡實姓牛氏在位十六年

明帝名紹元帝長子在位三年

成帝名衍明帝長子在位十七年

康帝名岳成帝同母弟在位二年

穆帝名聃康帝太子在位十七年

哀帝名丕成帝長子在位四年

帝奕字延齡哀帝同母弟在位六年桓温廢之

簡文名昱元帝少子在位二年

孝武名曜簡文帝太子也在位二十四年

安帝名德宗孝武帝太子在位二十年劉裕縊弑之

恭帝名德文安帝同母弟在位二年劉裕廢之

叙曰晉有天下始於司馬炎微於愍興於元敗於恭其君十五其歷年則一百五十六也

歌曰武惠懷愍元明成

康穆哀奕并簡文

孝武安帝及恭帝

兩晉之時十五君

武帝洛陽為西晉

建康元帝作東京

論曰自古有天下之君未有無功德於民而能享國長久者司馬懿既以陰賊狡險禍人之國而師昭又以廢弑不道取人之國本既蹶矣故久安而長治得乎故武帝雖云平吳并蜀混一三朝始崇儉約海內畧定然未幾而荒於酒色保養姦回納賈氏於太子

而覆國之端成擢劉淵爲部帥而亂華之禍肇孰謂晉之亡不自武帝始哉

惠帝昏而不見廣陵繆以亡身楊駿屠而金墉之禍慘諸王戮而登聞之鼓喧甚者官私不辨問華林之蝦蟆聖質如初進謹言於和嶠是以索靖嘆銅駝於荆棘而張翰思葦鱸於秋風趙倫篡位諸王攻滅李雄起蜀張方劫遷而食餅中毒奸宄不究蓋以懷帝之重昏也當世有四方之寇而朝廷多三窟之臣排墻重体面之羞而洛水燄東遊之艦青衣行酒祗動庾斌之哭而羊車肉袒又有平陽之辱中國之變莫此爲甚懷之可懷愍之可愍蓋可想見於立國之初矣故王章避司馬而逃庾袞帥妻子而隱常忠不寒裳而就何曾指諸孫而嘆哲人智士蓋已先燭其然矣而張華裴頠支東顧西江統郭欽有謀不用遂使劉聰姚弋仲王弥石勒之徒充斥天下

瑯琊在外江東稍安然中原多難君父蒙塵竟不能糾率義旅入衛王室而厚自封殖宴安江左神州陸沉縱橫戎馬而遷延顧望斬一無辜令史以塞責三綱旣沒又何以爲興復之本耶是時索琳晉定相率而與晉室劉琨祖逖中夜而舞鷄鳴渡江擊楫於中流居州運甓於燕內奉辭討賊豈曰無人而乘時射利莫肯用力故王雋悲而懷帝試辛竇抱而愍帝心虜蓋輕我中國無人也石勒興於後趙慕容起於遼東士雅喪於雍王敦反於江左恭儉有餘而明斷不足大業未復而禍亂内生此元帝之所以不得爲中興也

明帝幾權能斷躬於火熟而即位不久

成帝敬礼故老頗崇恭儉惜乎政出渭陽賞刑顛錯咸和之初殺戮近親貶出舊傳亮之怙擅可見矣卒致宮闕蕪沒陵廟墮焚廩賦之罪上通於天而猶使執朝權奉扇蔽目况非溫嶠諸人晉其殆哉

康穆哀奕簡文孝武之時西戎北虜愈盛况撫枕浩嘆則暴橫方強手板倒持則廟堂無賴壁人之謀伐符堅之衆劫雖謝安方畧素定而奉不廢親之效然亦有天幸者而烏可遂恃之以無恐耶徘徊充豫曾不能過閔踰鄴掛旆天山封泥函谷以一洗當時之耻反運米枋頭以濟符丕之饑率軍閔陝以爲符堅之助夫淝水百萬志款何爲幸其天敗乃更如此計亦左矣謝傳不祿道于亂

政阿房據而西燕之勢張井陘開而拓跋之威播

安帝旣立疆場日駭孫恩巢海島而入會稽盧循戰落而撓京邑

桓玄據建康而奸御座劉裕起彭城而趨大峴赫連勃勃濫名于

夏主秃髮禪僭號爲涼王而草竊之雄又未易縷數

昌明之後尚有二帝虎口之寄遜於瑯琊而南北分矣

兩晉君

評曰論一代之俗當論一代之君蓋風俗國家之本而人君風俗之本也然則人君可不謹乎試以西晉言之武帝聽言樂善席卷全吳庶幾有人君之量矣惜乎荒淫酒色保養數回而建邦之道未之盡也况加以惠帝之昏愚繼以懷愍之幼弱禍生於闈闈變成於宗室或者謂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子

人亦殺其子天道好還詎不信乎以東晉言之元帝潛居江表
士民歸心庶幾可爲之時矣惜乎明斷不足坐失事幾而大業之
振未之能也况明帝天不永其年成帝才不稱其德康穆政在
房闈哀奕政在奸雄或者謂文帝特赧之輩安帝亦懷惠之
流劉裕亡晉不亦宜乎雖然國之將亡本實先撥故觀阮籍之
興而知禮教之亡察庾純賈充之事而知師尹之僻考平吳之
功而知將帥之貪思郭欽之謀而知戎狄之釁覽博玄之論刻
毅之言而知官邪之弊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知寵賂之彰
民風國勢如此欲不亂亡得乎治天下以正風俗爲本先儒之
論殆爲有見矣

兩晉臣

評曰論末世之人才同乎流俗者固無足觀拔乎流俗者自有
可取粵自兩晉之餘弊習于江左之風流學者以老莊爲宗而黜
六經談者以虛蕩爲辨而賤民檢行身者以放達爲通而挾節
信仕進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謹
恪故竹林之七賢惟知有酒張翰之命駕惟知有尊庾元亮親
括逆賊之鋒而不能無南樓寄興之放王右軍深識治亂之迹
而不能無蘭亭叙情之酣泊舟清溪據床三弄情則肆矣其如
禮何家有嵇山彈琴一曲趣則雅矣其如樂何揮麈談玄之高
妙而排墻之難不能逃圍棋別墅之間暇而折屐之矯不能免
功居第一者負良友于幽冥位列三公者執牙籌以晝夜是皆
以虛曠放達自高者也時惟羊祐仁以撫民信以御衆卞壺忠

以事君廉以律已祖述擊楫而中原之是清陶侃運甓而分陰之是惜士風有論考課有論而傳玄杜預之說允契乎人心徒戎有論錢神有論而郭欽魯褒之見切中乎時弊當時儒宗有如賀循之重望一代人物有若淵明之高風自非卓然自立而不為習俗所移者其能然乎嗚呼同乎流俗合乎污世鄉原所以為德之賊而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孔子所以為聖之時也尚論人才者可不以孔子為法乎

三國兩晉儒

尚論儒者之出處不于其迹而于其心也夫道一而已矣心同則道同而迹之不同者奚暇論哉時至三國四海鼎分征伐者以善戰為長策縱橫者以巧辨為良謀吾所取者惟一諸葛亮

而已矣時至兩晉五胡雲擾清談者以老莊為聖人行身者以放達為賢士吾所取者惟一陶潛而已矣且亮之出也為漢而出也亮之死也為漢而死也其出也為漢其死也為漢則其忠肝義膽殆與日月而爭光也潛之出也為晉而出也潛之處也為晉而處也其出也為晉其處也為晉則其英風清節殆與氷霜而俱勵也亮之意豈不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吾之本心也故西拔祁山南擒孟獲而以管樂自比亮其事業之儒乎潛之意豈不曰富貴如浮雲功名如敝屣吾之素志也故東籬把菊北窓高枕而以羲皇自傲潛其道德之儒乎亮有王佐之才而無其時則論亮者不可以或敗矣潛欲為孔明之事而無其資則論潛者不可以窮達矣備哉亮之正大乎天地鑒其誠

鬼神臨其忠千載而下聞之者猶足以懾姦人而伸大義也至
哉潛之高潔乎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千載而下聞之者猶
足以激懦夫而敦薄俗也故嘗謂漢無文章惟出師二表晉無
文章惟歸去來辭蓋亮也潛也迹雖不同而所同者此心心雖
不同而所同者此道也或者乃曰蔣琬龐統才非百里馬超黃
忠勇冠三軍若可以為儒矣殊不知此特智謀技能之士耳以
之比亮則是丘垤而加之於泰山非知亮者也或者又曰謝安
王導風流儒雅顧榮賀循當代儒宗若可以為儒矣殊不知此
特聰明才辨之士耳以之比潛則是行潦而加之於河海非知
潛者也不然則王通禮樂之稱何以不稱於他人而獨稱於亮
乎文帝靖節之謚何以不謚於他人而獨謚於潛乎欲論三國

兩晉之儒者請以是語之可也

南北朝紀

南北朝分統之次

宋北魏附

齊北魏附

梁北魏

陳南後梁

隋混一

東魏

北後周

北齊附

北齊附

南北朝授受之次

宋武帝

姓劉名裕字德輿彭城人也佐晉為太尉封宋王受晉恭帝禪在位三年襲都建康歷八君而滅于齊

少帝

名義符在位一年尋文帝名義隆少帝之弟在位為檀道濟所廢弑之

文帝

名義隆少帝之弟在位三十年為太子劭所弑

孝武帝

名駿文帝第三子廢帝

名業孝武太子即位殘暴濫

明帝

名彧文帝第十

蒼梧王

名昱明帝太子在位

順帝

名準明帝第三子在位三

齊高帝

姓蕭名道成字伯紹蕭何二十四世孫也仕宋以功進

梁

武帝

名頤高帝長子

明帝

名鸞高帝兄之子弒君昭

東昏侯

名寶卷明帝三子在位

和帝

名寶融明帝八子在位

梁武帝

姓蕭名衍字叔達蘭陵人也仕齊以功進爵梁王受齊

簡文

名綱武帝三子在位

元帝

名繹武帝七子誅景即位江

敬帝

名方智元帝九子在位

陳武帝

姓陳名霸先字叔國吳興人也初仕梁封陳公尋進爵

文帝

名蒨武帝兄之

臨海王

名伯宗文帝太子在位一

宣帝

名頊文帝之弟廢帝

隋文帝

姓楊名堅小字那羅延弘農華陰人也漢太尉震之裔

煬帝

名廣文帝第二子殺兄弒父而

恭帝

名侑文帝孫唐公李淵立之

毅

曰宋有天下始于劉裕終于順帝其君八其歷年則六十也

齊有天下始于蕭道成終于和帝其君五其歷年則二十四也

梁有天下始于蕭衍終于敬帝其君四其歷年則五十四也陳

梁有天下始于蕭衍終于敬帝其君四其歷年則五十四也陳

有天下始于陳霸先終于長城公其君五其歷年則二十二也
隋有天下始于楊堅終于恭帝其君三其歷年則三十八也
歌曰宋武少文孝武至

廢明蒼梧及順帝

齊高武明東昏和

梁武簡文元敬繼

陳武文臨宣長城

隋文煬帝恭帝畢

五朝二十有五君

共歷二伯有八歲

論曰五運彼革王微數盡南北對峙不能混一宋自劉裕而義隆
元嘉之政冠于江左惜乎取四鎮而胡馬興殺道濟而長城壞
鼙鼓震天民皆荷擔石頭遐望瞿有憂色戲嬰兒于梁上巢梁燕于
林間六州殘掠蓋可想見而礪礪驚潰宋師再掠師徒殲於河南
代馬飲於江澗而元嘉之政遂衰矣及其末路狐疑不決釀成巨

禍彼武陵之于逆邵湘東之于子業安成之于蒼梧無足道者

蕭道成以功名之盛不容昏暴之朝逆取而順守黃金而土同齊

之代宋乃其自况世祖留心政事務崇大體官吏犯法封刃行誅

故永明之政彬彬可記鬱林既廢海陵復斥蕭鸞猜忌東昏暴虐

于是乎蕭衍營禪是曰梁武好生不殺時號慈仁吁殺寶暉於湘東

而敵國成忌巴陵於姑孰而生金進作浮山之堰則壽陽之民皆

魚鼈捨同泰之身則封壤之民皆禽獸脩長于之寺而瓜髮殄納

侯景之叛而金甌缺方乃起浮圖而麵犧牲講達磨而談三慧王

侯謀逆而揮淚賀琛啓陳而切責仁者固如是乎宜其林木之禍延

池魚之殃及而臺城荷荷得之而亦失之也嗚呼梁武簡文奉佛

無厭土木充實施舍不吝及三淮浪沸五嶺烟騰列剎盈衢無救

危亡之禍而緇衣蔽路豈有勤王之師後之人君可以鑒矣
簡文豫章制在侯景湘東振旅長鯨授首龍光開講旋為俘馘梁
敬不辟位禪于陳魏恭不君位禪于周定武不國位禪于齊是南
比丹分而實三之也

昔魏之先裔世居朔野孝武乘燕氏之亂起四方之志南取并州
東取幽冀拓地數千里繼以元明大武蕪青苑而包司豫摧赫連
而破閔中梟蒲洪而吞遼碣虜沮渠而并河右高車入臣蠕蠕遠
遁自淮以北逾于大漠悉為魏有延亘百年左衽之盛未之有也
孝文嗣位力變華風至宣王懦弱不克負荷寵信讒賊虐害親賢
元氏之業于茲始衰重之以孝明幼冲胡后淫恣元澄雍懾才薄
力弱刘騰元乂擅權黷貨于是爾朱榮乘之而起平陽之甲直指

伊洛母后幼主沉于回淵公卿百官血濡馬足雖孝莊勇決手刃
賊臣而枝黨四集禍不旋踵孝武惡高歡之逼逃遁入閔而遭宇
文之禍不能自脫東西分裂相繼皆亡嗚呼其間豈無忠謀至計
排難解紛者如元匡崔光袁翻李崇薛淑楊椿之言皆不聽也然
則非有能亡魏者魏自亡爾

高歡平爾朱榮之亂冒逐君之嫌齊之所以興也文襄暴慢而殞
身奴隸文宣殘暴而猶用賢臣孝昭明達愷悌而享國不永武成
驕奢淫縱而齊業遂衰後主繼之昏狂猶甚誅剪忠良信用諛邪
十年而亡于周

周文以閔中之衆東迎孝武收疲散之兵撫貧困之民高氏之強
不能陵也武帝誅刘強臣親征西夏有周之衆東漸於海南溥於

江魏氏之盛莫之及也周宣淫侈逞其奇譎不三年而亡于隋
隋并周齊爰謀茲陳而陳弗悟叔寶荒淫孤霸先之緒負三宗之
托方且起臨春結綺望仙之閣賡玉樹後庭花之曲飾之以金玉
而珠翠交輝刻之以沉檀而寶帳新麗拜三妃而臨軒祠七廟而
不出章華諫而遽殺臨湖開而不懼而不知解甲三因風縱火
敵已在吾左右矣黃塵吹吹納身臂非尚誰咎哉

楊堅以勤儉之資秉曙星之照攘周滅陳海內畧定夫何賦性陰
鷲好殺不已忌滕王而試栗園之鴟怒君才而置殿內之鞭假東
宮之鉞而司馬顛滅宇文之族而前朝盡聽孝諧而殺宜陽聽仔
住而殺魯公聽楊素而殺太平聽左右而殺樂安蘇威以無罪而
免官高類以無罪而除名秦俊以無罪而除国太子以無罪而廢

遷盜升糧而誅夷盜一錢而棄市因擣蒲而斬令屠畢刺而及子
禁讖諱而王劭靈感之志復上頒隋法而律外决杖之詔復下王
通獻策而不用李綱正責而不俊長城再築而下夫隕大學書廢
而君子惜平生殺人何啻千萬而卧病辭訣引身獻歎至于抵床
之恙竟貽張衡之手楊廣負不赦之罪逞無窮之欲信章仇而去
破木之衝墜龍門而抵臨清之闕營東京而通開濟之渠築西苑
而起蓬萊之山臨渠十六院而浮水面之錦離宮四十所而樹夾
道之楊清夜遨遊而新聲奏經月不下而迷樓眩翔麟乘而浮景
出龍舟泛而江都幸汾陽昆陵之宮濃艷奪目而林亭酒殺之亂
醜聲莫紀拔谷之險寧不寒心大斗之夕知者掩口方且經西域
而臣突厥破吐渾而降伊吾攻琉球而征高麗邀赤土而勤鐵勒

張掖縱觀繒帛纏樹此何為者于是楊玄感起黎陽而圍東都杜
伏威起章丘而據歷陽竇建德起高雞而據河北王世充起穀州
而據虎牢李密起滎陽而據河南薛舉起隴西而據天水蕭銑起
巴陵而據荆門李淵起太原而據關中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
獨夫號令天下徐洪客且奏記于李密彼昏不知歷臺閣而徘徊
望引鏡照而儂然樂西閣之變度通露刃爰子濺血鵠酒不獲大
寶之夕此其報與

總論

六朝君

評曰六朝之時何時也考其實皆昇浞奔温之流求其名乃堯
舜大禹之事吾誰欺欺天乎是可以驗世道之益衰人心之益

薄矣粵自兩晉鼎移五胡雲擾繼晉者宋也高祖內脩其政外
克其敵孰不以為美談然身犯大逆乃天理所不容者也雖有
微勞何足稱乎少帝稟可進之資而遊戲無度文帝致可美之
政而武斷不足延及順帝而宋遂亡矣繼宋者齊也高帝博學
於文約身于儉孰不以為盛節然躬好大惡乃王法之所不赦
者也雖有小善何足取乎武帝留心于政事而頗好華麗明帝
溺情于術數而肆為殺戮延及和帝而齊遂亡矣繼齊者非梁
乎武帝隆冬不亡筆硯盛暑不廢衣冠似為務恭勤者然綱紀
不立而舍身于佛家則亡國之禍不待侯景至而已基于此矣
簡文聰慧而死于賊臣之手孝元殘忍而降于夷狄之君
延及景帝而梁安得不亡也繼梁者非陳乎高帝常膳不過數

品後宮不飾金玉似為崇節儉者然法度不脩而甘心于佛教則亡國之禍不待韓擒虎來而已萌于此矣文帝恭儉而值夫離亂之日臨海幼弱而乏乎人君之度延及後主而陳安得不亡也若夫隋之滅周非有元功直以君之幼弱僥倖得之耳但文帝明敏儉約隨才任官故百姓繁庶突厥稱臣雖兩漢全盛之時莫能過也奈何煬帝以悖逆詐謀承先人富彊之業而志驕氣溢慕秦皇漢武之為窮奢極欲政煩賦重率是道也雖禹湯文武之子孫未或不亡况隋無積善之基乎大抵族幾宇文創業之慘未有甚于楊堅淫恣父妾守成之惡未有過于楊廣故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終則隋族之不長未為之不幸也

六朝臣

評曰以豪傑而輔中才之主以功臣而顯離亂之時此衆人之所喜而君子之所憂也何則胡旆雲擾于中原晉鼎遂移于有宋時若檀道濟西平姚秦北却元魏而為一代之雄王鎮惡先畱關內後克長安而為一時之傑如齊繼宋特見覲之數耳人才何足道哉梁之常叡用其所長葉其所短而有邵陽之拒賀琛因其所明攻其所蔽而有封事之啓如陳繼梁特傳舍之郵耳人才何足取哉以至於隋則有可言者矣賀若弼韓擒虎將于外而有以造一統之業高顛蘇威相于內而有以成一代之治他如史萬歲之貪楊素之暴高德儒之奸虞世基之詐皆得以大顯于時惟王通講道河分一代人物而竟不得以見用嗚呼惜哉

隋儒

欲論儒者之學術當論儒者之心術蓋心所以寓夫道而學所以明夫道也粵自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儒道之不明於天下也久矣時至於隋何幸而得一王通也耶通之學何學也六經者聖人之所刪定而帝王之大經大法存焉通則作元經以續六經直欲與聖人而齊驅論語者聖人之所著述而聖賢之微詞奧義寓焉通則作中說以擬論語直欲與聖人而並駕今以元經考之高文武宣之制豈精一執中之傳曹劉沈謝之句豈物則民彝之訓曹褒之禮孰與伯夷而先天後天之體用贊述有未當苟勗之樂孰與后夔而南朝北朝之偏正予奪有未公則僭竊之罪不可逃矣以中說考之董常之賢豈

顏子之比公卿之間豈弟子之論荀彧之仁孰與比干乃以魚目而混珠曹植之讓孰與泰伯乃以碣碣而亂玉則妄議之失不可掩矣用舍行藏安於所遇聖人出處之道也通則獻策闕下輕於自屈而急於求進焉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聖人體用之道也通則教授河汾詳於世變而畧於性情焉是以其在唐也如房如杜如玉如魏皆其弟子而史不立傳其在宋也如董如韓如程如朱皆得從祀而通不與列殆有由也雖然循規蹈矩而有古君子之風朱子之論通也惡可盡非其學極有格言而有隱君子之德程子之論通也惡可盡非其書惜乎通之所遇隋而不唐也向使洙泗之迹既微而濂洛之源未起若通者豈非絕無而僅有者與

不可蘇矣用舍不蘇安外世聖人出頃之重也
目而吳程曹琳之類與泰自以以海知而廣王限安蕭之矣
賢子之出公味之間豈策子之論皆適之二博與此千以以魚

通鑑彙編卷之六

唐紀

唐朝混一之圖

唐姓李名淵字叔德隴西成紀人也襲封唐公隋末起兵受恭帝禪是為唐高祖神堯皇帝建都于長安歷二十一君而滅于梁

楚 林士弘

魏 李密

漢東 劉黑闥

夏 竇建德

定陽 劉武周

許 宇文化及

唐君授受之次

高祖 在位九年

太宗 名世民高祖次子殺兄

高宗 名治太宗第九子

武后 名曩太宗宮人高宗崩以

中宗 名顯高宗太子母氏廢廟

睿宗 名旦中宗之弟在

玄宗 名隆基睿宗第三子在

肅宗 名亨玄宗太子

代宗名豫肅宗太子

德宗名适代宗長子

順宗名肅德宗太子在位一年傳位於太子

憲宗名純順宗太子在位十五年為宦者陳志弘等所殺

穆宗名恒憲宗太子在位四年因服金冊暴崩

敬宗名湛穆宗太子在位三年為宦官劉克明等所殺

文宗名涵穆宗第二子在位十三年

武宗名炎穆宗第五子在位六年

宣宗名忱憲宗第十三子在位十三年

懿宗名僖宣宗太子在位十四年

僖宗名儼懿宗太子在位十五年

昭宗名晔懿宗第七子在位十年為朱全忠所殺

昭宣帝名祝昭宗第九子在位三年禪于梁

叙曰唐有天下始於李淵盛于太宗中微於玄宗亡於昭宣其君二十一其歷年一百八十九也

歌曰高太高武中睿玄

肅代德順憲穆傳

敬宗文武宣宗續

懿僖昭帝與昭宣

高宗以後多女亂

肅宗以後藩鎮叛

更有奄宦竊大柄

竟為唐室之世患

論曰唐公以參墟之瑞世民為子見基於煬推刃威雅拔西河而取霍邑克汾絳而下馮翊守潼關而徇渭北破長安而取京邑遂有天下亦云盛矣然建成藏甲以危父而貫於妃嬪之請突厥請婚以凌唐而卒聽裴矩之說文靖之殺不厭衆心揚昇之叛是豈無故大業之授許世民而復立建成立建成而復許世民與秦不秦與建不建影動形猜兩相疑忌玄武伏兵臨湖啓變海池之報倉皇失色烏足與言社稷計耶

太宗英雄神武後世罕及而又力追古道庶幾成康考諸綱目丹書出宮女三千不遜聲色也民遭兵患者計口給絹山東旱蝗屢

蠲租賦不殖貨利也諫官入閣而言事京官更宿而議政攷上圖
治也詔勅未便者許執奏臣下讜言者必嘉納改過不吝也謂之
賢君矣夫不可者然萬目僅奉而大綱不正持矛入侍九成祛暑則
父子之恩虧稱臣突厥淮南私授則君臣之義失建成追射元吉
被矢則兄弟之序昏納妃巢刺封爵曹明則夫婦之倫斃而況封
德契與於弑君者也責之以舉賢聽之而黜兵宇文士及從君於
昏者也崇其惡而弗之校知其佞而弗能去名天可汗而兼為夷
狄之君作飛山宮而倣倣隋陳之後獵洛陽而逞雄心於一獸征
高麗而挫威聲於小醜無故而許婚真又無故而絕婚真珠又無
故而襲執天竺上括地而奪嫡之門開用庫物而危儲之本立唐
宮突厥願為一設而承基株引反形大具果誰為之備耶黔州

之徙太子廢矣而青雀投懷又欲立乎魏王投床之舉晉王定矣
而雉奴懦弱復欲立乎吳恪成康之行固如是乎若夫蘊古以執
法而加誅劉洎以憂國而見殺張亮以無辜而顯僂君羨以讖
言而置死淫刑以逞又何罪乎此太宗所以非盛德之君也不然
何其一傳之後女后煽亂再傳之後變故益深而終唐之世禍亂
不已噫巍巍巨唐女后壞之於前藩鎮梗之於中而宦官遂
傾之於後也

高宗初立政事清明獻鷹犬者罪進忠諫者悅焚擊鞠斬泰弘
可與有為者也然即位之歲地震晉陽武氏入宮水入寢殿天之
譴告再三而曾不悟也卒致屠戮忠良權移內嬖武曌之世嗷
恐天下無路而蓮花六郎白馬寺主淫穢無極幸而狄公桃李

五王夾日鸚鵡夢醒水土泥合而廬陵反正李唐復辟恨敬暉之輩不能聲大義以誅罪人而餘燼不滅吹而復起竹槎渦杖野葛毒憤瓊環不已反爲所屠可勝嘆哉

中宗淹恤在外二十餘年困心橫慮又矣而一旦得國猶夫仆也聽信晨牝則女禍復作尊寵三思則武氏再振貶黜譙王則愛子不保竄殺五王則功臣受禍擢用方士則妖人得志崇獎僧道則異端恣橫公主開府則女謁盛行員外置官則爵祿濫冗殺戮諫士則忠言路絕斜封拜官則賄賂紛紜甚至召守歲觀拔河御梨園幸降慶而天醜其爲禍出不測天星散落諸帝亦誅

睿宗恬淡寡慾黃屋無心而太平撓政弊倖不息斜封首復而綱紀漸紊姚宋繼貶而左右無人復二陵出譙光遷懷貞相崔湜又何莫而非一公主之志

玄宗再清內難憂勤政務海內富庶四夷賓服何等全盛之天下也及開元之末侈心一動政治舛逆其所行者非惑鬼神則務聚歛非寵邊將則護權幸壇成九祀而假口玄元節宴千秋而渥民膏血任王君奭楊思勗而邊功起信李林甫楊國忠而朝政亂太真妖媚而芙蓉暖胡兒狡黠而金錢賜置梨園弟子而霓裳羽衣之曲新求南海珠翠而鳩鵲鷓鴣之禽至華清賜浴醉舞楊妃昇綵輿之襁褓而貼額上之金鈿笑一騎之紅塵而吹諸王之玉笛宴安鴆毒久已醞釀一旦漁陽告變鼙鼓動地克靈昌而陷東京戰靈寶而入潼關乘輿播遷越在草莽而寇賊姦宄侵敗王畧惜哉

肅宗以國之元子收兵靈武反旆而東唐祚不墜斯亦幸矣然趨取大物而子道悖制於張后而夫道奪脇于輔國而君道失殺齊王俛而父道虧儻微郭李唐之克復未可知也

代宗制在輔國尊寵元振博陸之封方加而驃騎之命復下病根未去代者已踵回紇入援而東京掠吐蕃入寇而長安陷懷恩造及二酋桀黠當時不盡為虜得者正惟郭汾陽在耳而投之閑散致啓戎心朝息元載之徒方相繼而未已此柳伉所以有責躬之諫而鄒模所以有持筐之哭也

德宗初政清明天下想望慶雲之圖却則李鷓隗荆山之象縱則諸國馴出宮女則淄青之士投兵賜獻錢則藩鎮之臣龍言服夫何喬琳用而聞者駭兩稅作而人心去盧杞除而延齡入劉晏死而不能臣盡四鎮稱王而不能討宣公百諫而不能從借商就櫃間架除陌怨聲盈溢莫之省憂奉天之厄蓋已先見希烈之叛襄城受圍涇原入救冒雨時至而澆水之犒糲食菜餒而已是烏得而不動令言之反朱泚之逆哉秀實奮笏渾瑊勵士李晟忠勇陸贄論列是以祗謁寢園肅清宮禁鍾簋不移廟貌如故唐室之不亡有以也噫范陽之叛一祿山也懷恩以二虜而入寇又一祿山也晉昌之逆一朱泚也懷光結二賊而連兵又一朱泚也向非二顏張許之節義子儀李泌之經營李渾之忠段陸之操又何以爲苞桑之繫

順帝父居儲位頗曰能賢水嬉張而好樂無荒之言對賊泚迫而乘城拒戰之功先留心藝術禮重而傳而失音嬰疾群邪肆亂王

卷六
五
伍叔父之徒唱於內宗元禹錫之輩和於外汲汲如狂亂幾作矣
幸而擇心早斷遂傳位焉

憲宗御世強臣捍將復爲唐使任忠討逆果斷不惑師老財屈異
論輻輳而不爲之眩盜發都邑屠害上宰而不爲之懼卒之靈夏
取而劔南清淮右平而齊魯復浙西效順澤潞告俘號曰中興是
不爲過然罇異相而聚歛急柳泌用而神仙起朋黨議而裴度踈
佛骨迎而韓愈謫盧王再誘而正道失韓裴再貶而忠諫踈淮蔡
功成怠荒隨起脩麟德而起承暉浚龍井而服金石志平僭叛反
蒙大禍豈非聖學不講而義理無以養其心至德不宣而奸邪得
以窺其際耶

穆宗受已成之業不能討弑逆之賊反踰月而與群臣釋服肆赦
而令倡優雜陳幸華清浚魚藻而君父之讐竟不知爲何物是即
與聞乎弑也何以享其國乎此河朔再失其馭弑逆再踵于嗣金
丹暴崩伊誰咎耶

敬宗昏童失德益修前惠梓宮在殯鼓吹日喧令聞未彰惡聲遐
布縱金鷄之監而拒驪山之諫館潤州之老而來清思之盜元和
以觀蹴踘深夜而捕狐狸烏能免蘇劉二賊之逆哉雖然使東宮
有教蒙養素正則亦未必然者觀其聽李逢吉而免崔發之死聽
蕭厚而悟李紳之寃慰李渤而免金吾之待納李程而止別殿之
營寢宴遊之諫而賜綵錦聞瑤臺之諷而省李漢覽失下之奏而
禁度僧受丹宸之箴而答優詔從北門之奏而量寬移用張仲方
之說而減船費沮逢吉所引而伸李絳采言者所陳而禮裴度從

溫造而卻李祐之馬從晉公而止克融之傲洛州荒弛而罷東巡
泗州糜費而罷戒壇殿開延英而獨狐順額扣龍墀而拙楚擢又
豈迷而不省者特以一齊衆楚稚習於咻耳吁此賈生所以爲至
言也歟

文帝優游不斷受制家奴劉蕡而忠讜之論不聞甘露變而宦
監之權弗奪維州議而牛李之黨結左仗泄而仇魚之勢成徘徊眺
望獨語嘆息告悲愁於李石問赧獻於周墀三鎮桀驁而莫之馭
河朔用兵而莫之省此杜牧所以有罪言之作也

武宗英敏特達委任德裕克上黨如拾芥取太原如反掌外降黠
虜內平劉稹而陳玉成美之殺卒召人言李珣嗣復之謫專讎已
怨受法錄於道真而善哲貶築望仙於禁中而金丹服西釋氏而
重道流亦何異於揖犬羊而叱禽獸也哉

宣宗精明聽察比德貞觀而元氣彫斲反繇是衰增上京之八寺
受三洞之法錄嫡母暴崩而王皞貶開邊忤旨而周墀罷惡宦監
而卒寵宦監惡異端而終溺異端是以歸長心孔玄伯藥試蓋難
聽納規諫而性實猜刻雖吝惜爵賞而人多僥倖外則藩方數逐
其主帥而不能治內則閹宦猶握其兵柄而弗能解彼樵夫言涇
陽之政而海州授父老析醴泉之頭而懷州擢謫處分語而驚弘
宗下手書帖而罷蕭勤以察爲明何足尚哉

懿宗驕奢無度淫樂不悛裴甫龐勛相繼播亂

僖宗昏庸相繼天怒民怨王仙芝聚衆於長垣黃巢聚衆於江東
仙芝斬首黃巢復振克東京而破潼關走金光而入長安帝且汲

汲於興元成都之幸矣李克用起自遐方志存匡救渭橋進軍中
牟奮擊瑕丘追敗狼谷誅文而朱李不睦潛有所圖令攷肘腋豪
傑生變帝文恐於鳳翔寶鷄之奔矣

昭宗凍鵲紇于行止東縛張濬覆於平王而沙陀盛昭度殺於都
亭而茂貞犯銀搗畫地陳兵殿前幽辱東宮劫遷岐內御膳不
足於糗糒王侯斃踣於飢寒茂貞面請全忠決謀崔胤力贊京兆
逮捕殺宦官韓全誨以下一百二十六人殺第五可範以下數百人
而唐亦隨之以亡吁宦臣之與唐相為終始也如此

總論

唐君

評曰有典有則以貽子孫而禹以之興夏貽厥孫謀以燕翼子

則武以之造周愚觀之唐其得國雖接乎正統而其為治不免
於雜夷抑何故耶蓋源之潔者流必清根之固者枝必盛而唐
之人主皆昧乎此此治之所以雜夷也歟昔者高祖承亡隋之
弊舉晉陽之兵席卷長驅奄有閩陝命將出師掃除亂畧其成
功何速也惜其妃裴寂而受宮女聽文靖而臣突厥以此貽謀
果帝王之典則乎太宗稟聰明之性抱文武之才除隋之亂比
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其成功何隆也惜其劫父臣虜以
起兵殺兄及弟以得國以此垂訓果帝王之家法乎高宗咨訪
民瘼尊禮臺輔故永徽之政彷彿貞觀率是道也豈不為守成
之令主乎奈何溺意宴安甘心失兢一旦權歸女主而邦家隳
禍矣以至中宗下愚不移而縱其妻之淫睿宗明斷不足而釀

其妹之惡向非狄仁傑輩則國其何以復存乎玄宗肅靖內難
勵精政事故開元之治號為太平率是道也豈不為撥亂之賢
君乎奈何尊寵妖艷保養奸回一旦兵起羯胡而乘輿播蕩矣
以至肅宗徂于姑息而無經遠之謀代宗安於委靡而無人君
之度向非郭子儀輩則國其可以復保乎德宗有定天下之志
而猜忌刻薄故不能成其功順宗不幸嬰疾而奸邪肆志矣憲
宗有平定天下之功而寵嬖和佞故不能終其業穆宗不習國
事而河朔再失矣敬宗遊戲無度文宗優游不斷而英敏如武
宗者則享國日淺也宣宗殘忍不仁懿宗淫樂不悛而昏庸如
僖宗者則禍亂相仍也昭宣嗣位天祿已去民心已離當是之
時雖欲救之其可得乎大抵唐有天下歷二十餘君為子所逼

奪者三焉為婦所乘者三焉為賊所逐者五焉為妻所弑者一
焉為宦官所立者九焉為臣所廢者二焉為方士所敗者七焉
為強臣所弑者二焉不為小人所惑者僅得二三而亦無全德
也噫唐之治効亦亞於兩漢而賢君如是其鮮何也昔三代之
君莫不脩身齊家以正天下而唐之人主起兵而誅其親者則
謂之定內難偏父而奪其位者謂之受內禪始也納君之妾其
後納父之妾者有之始也亂弟之婦其後亂子之婦者有之此
其閨門無法不足以正天下亂之大者也其治安之久者不過
數十年或變生於內或亂作於外未嘗有承平百年者陵夷而
有五代之風則高祖太宗不得辭其責矣

唐臣

評曰君子小人之進退而天下之治亂係焉愚嘗觀唐之三年之天下非不治也而求其如貞觀開元者蓋寡矣嗚呼小人多而君子少又何怪乎治日少而亂日多耶昔者太宗之造唐也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綏太平當時輔佐之臣登瀛者十八之學士如房玄齡之善謀杜如誨之善斷未嘗無君子也而許敬之奸邪亦得以與其選圖凌烟者二十四之功臣如李靖之文武魏徵之鯁直未嘗無君子也而李世勣之奸佞亦得以廁其列異日武氏之禍贊之於世勣和之於敬宗太宗亦不得辭其責矣向非狄仁傑之忠張柬之之斷則天下豈復爲唐有哉自是而後姚崇尚通應變以成務宋璟尚法持正以守文峭直如韓休節槩如九齡皆有光於相業者也奈何一相李林甫而偃月之堂開矣再相楊國忠而馬嵬之禍萌矣此非小人進君子退之故耶杲卿討賊殺身以成仁張巡守城舍生以取義忠誠如子儀嚴明如光弼皆有功於王室者也奈何一相李輔國而上皇則播遷矣再相程元振而乘輿則出幸矣此非小人進君子退之故耶割切一奏炳若丹青陸贄也以贊之忠而不能遏裴延齡之欺罔望冠一時直如骨鯁李絳也以絳之賢而不能勝李吉甫之邪媚裴晉公非不欲攻皇甫鎛卒也鎛相而晉公敗然晉公名震四夷至今猶可以服人也李德裕非不欲逐訓注卒也訓注晉而德裕黜然德裕丹袞六箴至今猶可以格君也此非君子小人之不兩立也耶至若韓愈佛骨一表切中帝心而反有潮陽之貶劉蕡賢良一策切中時弊而反有下

第之嘆君子之難進而易退唐之所以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此其故歟諸葛孔明曰親君子遠小人先漢之所以興也親小人遠君子後漢之所以亡也愚於唐亦以此云

十八學士

歌曰王府屬兮如晦堪

記室玄齡虞世南

文學褚亮姚思廉

李玄道爲主簿焉

叅軍蔡允恭兼誰

薛元敬與顏相時

懿議典籤蘇勗弁

從事中郎于志寧

軍諮祭酒蘇世長

記室薛收聲亦響

李守素自倉曹陞

國子助教陸德明

同其職者孔穎達

蓋文達自信都拔

宋州戶曹許敬宗

一十八人名望同

並以本官兼學士

號登瀛州誇勝事

陵烟閣功臣圖二十四人

歌曰長孫無忌稱趙公

趙郡元王是孝恭

杜如晦兮封萊成

鄭文莊公係魏徵

梁公申公及鄂公

玄齡思廉敬德焉

衛公李靖宋蕭瑀

褒忠壯公段志玄

劉弘基兮封莢公

莊忠公兮屈突通

殷開山兮稱卽卽

老嫗柴紹譙襄秩

長孫順德號邳襄

卽陳張亮侯君集

張公謹兮邲襄平

程知卽兮封于盧

永興文懿虞世南

譙襄公兮劉政堪

會宣公兮唐儉得

為英公者李世勣

胡壯公兮秦叔寶

陵烟閣內圖諸老

唐儒

評曰古者有崇儒之實而君子小人不兩立後世有崇儒之名而君子小人皆並進唐之三百年治日少而亂日多者庸非君子少而小人多耶昔者太宗之崇儒也乃選十八學士於弘文館曰房玄齡杜如晦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蘇勗于志寧蘇世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許敬宗昔人比之瀛州登仙之選者也然玄齡善謀如晦善斷而道則未盡况其他乎至於高宗廢正后立才人而學士

亦將順之則所謂儒者名是而實非矣玄宗之崇儒也亦選十

八學士於含象亭曰張說徐堅李述趙點賀知章趙冬熙馮德

選庾子元侯行果毋照張會貞成冀宣李子訓東方顯陸德恭

孫季良金欽呂向昔人秦府英賢之盛者也然說有文才堅有

史才而德則未足况其下乎至於玄宗廢太子立貴妃而學士

亦贊成之則所謂儒者靜言而庸違矣劉李元白之於詩似豪

邁矣而君子所取者惟一杜甫蓋模寫風景忠君愛國而祖三

百篇之体甫之詩儒者之詩也王楊盧駱之於文而君子所取

者惟一韓愈蓋佐佑聖經起衰濟溺而備一王之法愈之文儒

者之文也沈宋有侍從之美而無補於時有制冊之工而不切

於治君子所取者惟一陸贄蓋其忠誠足以感人心其謨謀足以

贊王業而有孟子七篇之仁義贊之論儒者之論也自此之外若徐文達顏師古褚無量尹知章則以經學顯歐陽詢蕭德言元行沖孔若思則以史學著鄭余慶之奏對多引經義而稱為指南者王元感也張文昌之議論好排釋老而號為總龜者殷踐猷也噫唐之儒何盛哉其君之崇儒何盛哉而治終不如古者亦獨何哉亦以其君子小人之並進也唐之所以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者殆以此耳然則有國家者其可不求真儒而用之乎

唐治

評曰治天下有本末善治者當知所務矣蓋為治之道大綱其本萬目其末也愚觀之唐萬目雖舉而大綱未正則其治之雜夷有由然矣夫唐之興也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人皆以為太宗之治不可及也然脅父臣虜陷於不義殺兄及弟安於不友而况閨門慚德穢積於中乎則其治不足稱矣百姓富庶幾致刑措四夷賓服號稱太平人皆以為玄宗之治不可及也然三子無罪一日殺之十年子婦一朝奪之而况宮闈醜聲頗聞於外乎則其治不足取矣高宗以父妾為妻莫念聚鹿之耻中宗縱女后預政卒昭牝晨之凶肅宗以子而叛其父藩鎮以臣而逐其君則三綱淪矣其何以為國乎然猶綿延至於三百年之久者特以萬目能舉耳是故建府立衛則似鄉遂之師口分世業則似井田之舊限官授才則似六卿之率屬律令格式則似五刑之禁暴其養民也則定租庸調法其教

民也則設學校庠序其取士也則有三科十科其考課也則有四事五善洗五代之陋俗而煥乎其維新循古制之良規而秩乎其不紊也嗚呼唐之所以為唐者以此而唐之所以止於唐者亦以此也向使萬目既舉而大綱亦正則其為治始於家邦終於四海殆將與三代比隆矣惜乎徒治其末而不能深探其本也

通鑑彙編卷之六

通鑑彙編卷之七

五代紀附敵國

五代分據之圖

後梁

姓朱名溫宋州碭山人初從黃巢為盜既而降唐為節度使賜名全忠尋進封梁王竟移祚歷二世而滅于唐矣

晉 李克用

吳 楊渥

蜀 王建

岐 李茂貞

越 劉隱

閩 王審知

吳越 錢鏐

南平 高季昌

楚 馬殷

燕 劉守光 晉滅之

契丹 耶律阿保機

後唐

姓朱耶名存勗沙陀人先世仕唐賜姓李父克用平黃巢封晉王存勗襲封以兵滅梁歷四世而滅于晉矣

吳 楊隆寅

蜀 王衍

秦 李繼瑛

南漢 劉巖

閩 王璘

後蜀 孟知祥

吳越 錢鏐

南平 高季興 吳 吳 即 楚 馬希聲

契丹 耶律德先

後晉 姓石名敬瑭沙陀人唐明宗之婿為河東節度使初與潞王有隙乃借兵契丹以滅唐歷二世而滅于契丹矣

南唐 李昇 吳亡

後蜀 孟昶

南漢 劉龔

閩 王昶之唐滅之

吳越 錢元瓘

南平 高從誨

楚 馬希範

契丹 耶律德光

後漢 姓劉名暉字知遠其先沙陀人仕晉以功封北平王及重貴為契丹所虜代晉建國歷二世而滅于周矣

南唐 李璟

後蜀 孟昶

南漢 劉晟

吳越 錢弘佐

南平 高從誨

楚 馬希廣

契丹 耶律阮 改遼

後周 姓郭名威邢州堯山人仕漢為樞密副使及隱帝遇害將士擁而立之遂代漢歷三世而禪于宋矣

北漢 劉旻

南唐 李璟

後蜀 孟昶

南漢 劉晟

吳越 錢弘淑

南平 高保融

楚 馬希崇 唐平之 遼 耶律璟

五代君授受之次

梁太祖 在位六年為子友珪所弑 末帝 名友貞太祖第三子誅友珪即位十一年唐兵來遂自殺

唐莊宗 在位三年因中流矢而殂 明宗 胡人名龜佑烈莊宗養子更名嗣源在位八年

閔帝 名從厚立四月而為從珂所廢 潞王 姓王名從珂明宗養子廢閔帝而自立在位二年石敬瑭

友遂自焚

晉高祖 在位七年

齊王 名重貴高祖兄子在位四年契丹執之

漢高祖 在位七年

隱帝 名承祐高祖太子在位三年郭威反為亂兵所殺

周太祖 在位三年

世宗 姓紫名榮太祖養子在位六年

恭帝

名宗訓世宗太子在位半年禪位于宋

叙曰梁有天下始于朱溫終于末帝其君二其歷年則一十七也唐有天下始于李存勗終于潞王其君四其歷年則十三也晉有天下始于石敬瑭終于齊王其君二其歷年則一十一也漢有天下始于劉高終于隱帝其君二其歷年則四也周有天下始于郭威終于恭帝其君三其歷年則一十也

歌曰梁有太祖及末帝

唐莊明閔潞王締

晉有高齊漢高隱

周則太祖世恭繼

五代相傳十三君

僅歷五十餘五歲

後梁

論曰朱溫始以黃巢降將秉旄宣武逞其詐力蠶食諸夏志欲無厭遂遷唐祚其竟暴悖逆世所未有張后既殂恣意聲色避暑河內南尹第致生繼祚之嫌以傳國璽付王氏遂搆友珪之變溫既能以臣弑君友珪亦能以子弑父何足怪者均王因師厚之衆激大梁之戍罪人斯得即居大位然任用非人棄敬翔王彥章而用趙巖張歸霸李愚以抗直罷劉鄩以無罪死友敬匿人於寢殿李霸諱掠于宮門方且至洛陽以行郊禮懼成功而徵還彥章漆函之難其能久乎

後唐

晉王附

論曰李克用以沙陀微種奄有河東黃巢之亂有大功于王室上源之變訟于朝廷而不能自直遂與朱氏治兵相攻糾紛不解以至於沒莊宗以弱齡襲位指麾諸將莫不如意復真定併山東取

漁陽兼魏博策馬渡河而朱氏失國偏師西指而劔閣不守可謂能矣然其成功非晉之果能也特梁祚告終之期促耳觀莊宗以宦官之譖罷李建及而失忠壯之助以俳優之悅用李存儒而失要害之地以役使之愛使朱守殷而陷南城喪芻糧數百萬如是而地不感國不亡幸耳自滅梁以來愈生恣戾如用亡國之臣悅奸諛之輩任宦者貸民錢毀城池采民女造樓觀殺勲臣肆遊獵靡一不具卒至絳霄之矢樂噐之焚尚誰咎哉明宗性不猜忌與物無競得國非志為衆所推內無聲色外無遊畋不任宦官廢內庫藏賞廉吏治賊蠹漢唐之間蓋亦賢主也清泰於艱難之中坐受神器之重得之非難失之亦易負宸未安家為煨燼十年之間易姓者四禍福相尋何其速哉

後晉

論曰石敬瑭以明宗之婿借契丹兵以滅唐而建國曰後晉吐谷渾之納憂悒成疾齊王捨桑維翰之謀信景延廣之策內政不修而外挑強隣生為降虜死為羈魄非不幸也

後漢

論曰劉知遠擁精銳之兵居形便之地屬胡騎比旋遂主中州非材德之首出會其時之可為也隱帝雖有南面之號而政非已出民不知君輕信群小之計欲除跋扈之臣禍不旋踵父子相繼四年而滅

後周

論曰郭威負振主之威挾不賞之功乘危而發雖履天下而室家

先覆世宗以異姓之親入乘大統知近世之弊起於威令不行故高平之役首誅樊阿以振軍法以信令御群臣以正義責諸國王環以不降受賞劉仁贍以堅守蒙褒嚴績以盡忠獲存蜀兵以反覆就誅馮道以失節被棄張美以私恩見踈簡兵習戰南割江淮西克秦鳳北開關南又以抱鼓之隙治律曆明典禮審法令修政事收賢才養百姓儒先謂其有三代遺風是也惜乎有父不尊而目為元舅恃強濫殺而起十阿父之名殺孫晟怒實儀幽漠之功未集而瓦橋之翼先垂矣

摠論

五代君

評曰知國命之修短則知天命之廢興夫天人相與之際甚不可誣也歷觀五代其得國也不正其享國也不求其治國也不相上下彼善于此者僅有二君差可人意豈非天心厭亂而將有所待耶 今考其時起自梁之丁卯迄于周之己未如中夜晦冥狐鼠竊發故有以盜賊君天下者梁朱溫是也有若後唐晉漢諸君則皆以夷裔而君天下者也有以黥卒君天下者周郭威是也有若唐明宗潞王周世宗則皆以養子而君天下者也其變之大者則斃宗盟于刀鋸互相殄戮而不恤養夷裔為已子使紹大統而不顧中國之君人臣所當委質而效忠者則叛逆篡弒甘受首惡之名夷狄之主中國之所當征討而拒絕者則稱尊上號極為卑諂之態三綱既淪九法亦斁自有書契以來其禍敗之酷滅亡之速未有甚于此者此蓋否之終剥之

盡困之甚物之極而將返焉所可稱者其惟唐之明宗周之世宗乎是故崇節義選文孝遠女色抑佞人昔人所謂明宗善政頗多者是也明典禮修政事收賢才養百姓昔人所謂留心邦本者是也之二君者揆之大道則有未聞較之五代則有可取然皆大功未就中道而殂蓋太平之業天將啓聖而授之非人謀之所及也

五代臣

評曰士君子以節義自守則以之興邦而有餘以利祿自營則以之保邦而不足蓋節義有關於國家也大矣士有不待而興此固當然之責而世之人主其可無崇獎之術耶粵考梁之篡唐罪可誅矣而唐臣則背唐以附梁唐主謀梁志可尚矣而梁臣則勸唐以取梁其于節義果安在哉歷唐而晉歷漢而周時則有若馮道者尊寵則冠三師權任則首諸相國存則依違素殮國亡則迎謁勸進君則興亡接踵臣則富貴自如而時君不誅不棄乃復用之以為相甚矣其惑也所可取者其惟王彥章乎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斯言也天地實臨之忠以事君死以報國斯心也鬼神實監之千載而下玩其言辭想其風采直可激懦夫而勵頑俗矣夫五代失節之士不特一馮道也而道其奸臣之尤者乎全節之臣不特一彥章也而章其忠臣之最者乎有志節義者將為馮道乎將為王彥章乎

真宗名恒太宗之三子

仁宗名禎真宗之六子

英宗名曙濮安懿王允讓之十三子更名宗實在位四年

神宗名頊英宗長子

哲宗名煦神宗之六子

徽宗名佶神宗之十一子為金所虜 欽宗名桓徽宗長子為金人所虜

高宗名構徽宗之九子遷都 孝宗名昚太祖六世孫秀王偁之

光宗名惇孝宗之三子 寧宗名擴光宗之三子

理宗名昀太祖十世孫恭王 度宗名禛太祖十一世孫恭王與

恭宗名顯度宗次子在位 端宗名昀度宗長子恭宗之兄

帝昺度宗之末子端宗之弟在位二年為元所迫沉于海

叙曰宋有天下始于趙匡胤盛于仁英中微于徽欽興于高宗亡于帝昺其君十八其歷年三百有二十也

歌曰太祖太宗真仁英

神宗哲宗并徽欽

高孝光宗寧理繼

度恭端号帝昺沉

太祖太宗成帝業

高宗南渡號中興

論曰陳橋兵變日光摩盪大運有屬爨歸于宋匡胤即位是曰太

祖赤光異香之奇實應明宗之祝而有紫雲黑龍之瑞已兆漢東

之靈以天命有在也高平奏凱渦口揚旗皇甫就擒清流告捷功

方就緒遂聲言遼漢之師藉口井陘之禦黃袍之擁直受而不辭

乙巳之還長驅而入汴孤兒寡婦一時隕絕其志憮笑故嘗觀藝

祖之行事彥昇不戮則無漢高之明張瓊過死則無世祖之義竇

儀却立則無漢武之禮節起左遷則無唐宗之量假道而征荆南

猶踵滅虞之策奢錢而羈使相猶用封韓之謾罪薛良而封若水

密運驕唐之術哀劉鈞而議彈丸潛布休歌之意他如受多遜之
譖而猶怒德驤示雪夜之幸而復觀海物何莫而非用計用數耶
况北無燕雲則門庭無鎖鑰之地西無寧夏則關中無藩屏之固
建都失策尤異漢唐據山河之勝而去几兵循周漢之業而安天
下誰曰不可晉王之從是亦過矣意者兄弟之間不欲重遺積貯
金帛期還故地而十年之不暇耶雖然數幸國學而親贊孔顏宰
相讀書而臣庶知學復拔萃之科嚴覆試之法置判員以處退兵
臨講武而閱練卒置封樁之庫禁羨餘之獻急諸州之貸賜城南
之粥江南捷而泣三典讀而嘆謂非天資之近道耶

太宗冒桂斧截地之嫌起燭影搖紅之議而宋后之服不以制禹
偁之貶不以罪德昭之死不以壽廷羨之薨薨不以正屢開其
隙以示人罷劉昌言而曰涕泣否罷呂蒙正而曰望眼穿矣元侃
既封都民遮道則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立心如以又何
趙業之不攘也或者曰弑逆大惡也可以曖昧而入人之罪乎嗚
呼春秋之法固不以大刑加不弑之人亦不以大霽釋當誅之賊
自衆人之情度之太宗弑君欲得其位故桂斧已在太宗衽席上
然而壬子之夜玉體瑩然太平天子平日素許左右悉屏誰得而
知桂斧之截德驤蓋嘗一擊矣豈太宗弑君之物耶無以行也無
此行故被以大惡而不受自君子而觀之金匱渝盟弟姪橫死房
州再貶趙普再用太宗有利後之心否耶利心一起何動不害欲
傳位於其子則必欲得位於其兄矣是心也即篡弑之萌堅冰之
漸而春秋之所謹也有以心故加以大惡而不得辟孰曰千古不

决之疑乎太宗即位以來雖曰漳泉來歸吳越獻地北漢平復銀
夏繼入若甚功也然高梁之戰驢車走免莫州之禦六飛親敗岐
溝之岫師徒幾盡陳家谷之困大將殲沒李繼遷起葭蘆而擄銀
州王小波攻青城而擄蜀郡繼遷降而保忠復叛小波死而李順
復熾憂未艾也太宗方賞花釣魚而曰四方無事朕以天下之樂
為樂觀燈乾元而曰朕躬覽庶政致此繁盛觀其自許若以為唐
虞三代之世矣善哉呂蒙正之對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
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願陛下親近以及
遠蒼生之幸也遂变色不言而蒙正以四月罷相尚可與言無怠
無荒之旨哉多遜專而田錫去德超謗而曹彬斥又可以見其用
舍之不當特以其服幹濯之衣毀奇巧之器却女樂之獻悟遊畷
之非講學以求多聞虛懷以開言路至於欲自焚以答天譴欲盡
除天下之賦以紓民力故雖有交州西夏之師干戈不息天災流
行俘馘日至而民不知兵水旱螟蝗殆遍天下而民不思亂是之
取爾

直宗之立字星祀營室而直言之詔遽下熒惑入東井而蠲逋之
使遂行梓人納陛而進蟠溪之老貴妃止議而順無口之匏委巷
臨喪而不諱于冒雨山居圖益而不嫌于避鶴幅巾開崇政之殿
而种放見再拜崇曲阜之禮而文宣謁罷營造而飛蝗息幸澶淵
而契丹退可謂有帝王之量矣惜乎大中祥符以後遷信異端東
封西祀相繼不已鷓尾之帛承天之望二臣升屋王且不耻于跪
真宗不耻于拜焉不曰紫雲覆宮則曰黃雲隨匣不曰日重輪而

五色開則日月重輪而黃光見醴泉時出金芝數產聖米濟飢野
竹生實野鷗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王欽若丁謂五
鬼九尾狐之徒因之用事不知隕霜害稼風雹殺禾地震民飢火
迤水發見于京畿河北淮南濱棣楚秦金陵等郡可見也遑遑啓
奏紫芝白鹿臣固以吹欺君諄諄言夢解疑作論君亦以吹自欺
一國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

仁宗初年母后臨朝政非已出宝元康定而用事然能信王曾
任宗道進無逸之面則遽施于講閣懷孔光之傳則終定乎儲君
仲淹用而賊人之膽破富弼使而中國之體崇獎歐陽之敢言識
韓琦之性真嘉玉素而用杜衍擢余靖而聽蔡襄衆賢之進如茅
斯拔石介所以有慶曆之詩也况乎襁富公之賑荒却孝撫之獻
瑞壯狄青而報邕州之捷優包老而成待制之名鐵面動于京師魚
頭憚于貴戚而玉津之射又不但覘諸夢卜於吾國之人情而已
也且其自奉儉約宅心仁恕不以一夕飢而啓無窮之殺不以一
下筭而費數千之錢不以一高麗而屠兩國之百姓不以一犀角
而瘦京邑之流民四十二年深仁厚澤刑以不殺為威財以不蓄
為富兵以不用為功人才以不作聰明為賢以寬厚待民以恩禮
待士大夫而以至誠待夷狄故吏治若偷惰而任事無殘刻之人
刑法以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嬖幸而不足以累治
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多惜其率群臣以朝
會慶則君臣之分幾于無別情生母而寄梓宮則母子之義幾于
不明違范鎮而不立儲嗣則父子之統幾于滅絕信夷簡而黜郭

后則夫婦之倫至于蕩廢奴程琳而及孔道輔信夏竦而危富鄭
公問何郊而卒謚溫成免彥博而猶任堯佐鑿三股脩六塔皆仁
宗之失政也故當其時曩霄叛于北智高橫于南貝卒僭號于安
邑而賊人近扣于寢殿五龍滴淚弥勒持世之妖浸淫于四方矣
英宗慎恭靜默自謂大位無心而密啣蔡襄歸功彥博諭建儲
而特賜推恩傳太子而泣然出涕是何真情之不掩也韓富在朝
而撤簾之爭遽起呂范繼黜而納諫之風不彰兩宮疑而不穆濮
議撼而不定嗚呼此可以觀世變矣

神宗勵精求治將以奮庸熙帝之載而爵及惡德遂為始亂青苗
市易之法一立而天下洶洶騷動痛哭流涕者接踵而至方且斷
然不疑貶斥正士開闔動搖奉天下無一物得安其所蓋白青苗
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斂之疑青苗之害未已而均輸之法行均
輸之法方行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息而助役之事興至于
求水利行淤田保甲保馬更成手實之法不可殫舉其議財則微
而屠販皆得召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曆日而官為之鬻忠厚
老成者擯之為無能俠小儂辨者取之為可用守道憂國者視之
為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為變通故李定匿母喪而超遷朱壽昌
以至孝而見忌呂嘉問竊叔稿而進用王安國糾兄過而不悅上
九千餘言者竟以報罷上建置十三事者欣然開納一時所用者
傳法之沙門護法之善神家奴之薛向笑罵之鄧綰而已夫如是
烏得而不乱而且紛紛邊事籌度不已降渝州之獠建銅佛之堤
平五溪之蠻成富良之功自謂可以陋漢武而駕周宣矣不知種

諤之捷一報而撫寧三泉吐渾川開光嶺之砦已相繼淪沒王韶之策一上而分水嶺石長城黃嵬山河東七百里之地先已割喪高遵裕之兵既潰於靈州而徐禧之師復殲於西夏自熙寧用兵以來得夏葭蘆其保義合米脂浮圖塞門六堡而靈武之役官軍孰羞義保死者六十萬人而前後殺戮又未暇舉然後臨朝震悼為之不食以悔用兵中夜環榻驚悸成疾亦晚矣

哲宗初立宣仁蒞政君子在位小人在野蔡確貶則奸雄之勢孤安石死則覬覦之道絕司馬相則夷夏之情慙伊川進則經筵之禮隆金蓮撤而蘇軾用都堂赴而彥博起重范鎮而登公著惜堯俞而相純仁此宣仁有女中堯舜之稱也高后既薨帝始親政舉朝君子先已樹黨而吕大防之闔遂成紹述范祖禹之疏不報楊畏之言即入章惇相而蔡京蔡卞林希黃履張商英李清臣之輩作笑而宋室治亂興亡之機遂判于此

自安石開邊王韶啓邊識者已懷靖康之憂矣繼而遼德無終遂狼有夢帝鷹曹怨女直登陴此烏雅束所以語左右而阿骨打所以會來流也由是濟混同江而逼駝門破蒺藜山而陷八鎮勢益張焉為我中國計尚思永德澶淵之盟遼我兄弟也特未闕南之求亦我仇敵也存之足為外警亡之亦非內患惟當戡兵固關以藩女直之跳軼策之得也顧乃輕據高藥師之言虛心蔡京童貫之議既竄曹輔復貶宋昭而十五萬之師出烏知二三和佞豈足成功而我狄豺狼何可厭也卒之童貫敗于白溝藥師敗於燕山歌詩以誚虜且戾我甚矣乎灤不可捐燕不可租稅不可山後諸州

不可西北山川又不可老師費財地何有耶空城僅七民何有耶
惟遺一崛強方盛之金虜為他日之憂而未艾也宋之君臣夙夜
脩省以防羸豕之蹢躅猶恐弗逮方以復燕京而進臣秩納張穀
而助叛人虜且得指我瑕疵而為用兵之端繇是焉擴之議不納
粘沒喝之孤軍遂入徽之東幸遂決欽之傳位遂定李綱惜尺寸
之章遂上陳東誅六賊之書遂納而城門閉言路開矣嗚呼為國
者常使言路與城門並開豈有此患哉

世謂欽宗既立必謂大幹前人之蠱矣委梁方平以黎陽之寄迪
古補奄未至而師先潰處李邦彥以宰衡之任幹離未至而都
先棄宣澤之攻景陽之戰李綱劾之矣而括借之令竟出游騎之
歛順天之擊西路遂通馬忠敗之矣而路允迪之使復遣嘻禦敵

之策端如是乎向使堅城守以遏敵兵簡禁旅以備出擊壅河流
以斷歸路固藩籬以備要害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遏奔衝而列勤
王之師于畿邑以衛京都前有堅城後有大河開闕設伏勁兵四
至彼之孤軍深入師老馬疲攻不可拔掠無所得勢必北歸縱其
半渡而前後掩擊萬不勝矣吾豈遽出虜人下哉計不出此而彼
得遁去知我淺深一旦河水夜渡我馬桀黠方欲輕兵一出而精
騎四盛徒以填護龍之河耳國事至此可勝嘆哉南薰之門煨燼
而青城之駕狼藉東平之師不逞而還宮之哭掩面紫筠之館斧
斤而兩河之地腥膻皇王之服一改而六宮之妃淪於左衽嗚呼
可不為之痛哭流涕哉論事至此直欲起謨國之奸邪于九原以
齟齬之而未已也

漢家之厄十世光武中興獻公之子九人重耳尚在舉族雖北轅而敷天同左袒此則天意所屬也然潛善中書伯彥樞密李綱既罷宗澤擯外緩急有事何以使人故內則陳通趙萬史斌張遇相繼竊發於江淮兩浙之間外則粘沒喝訛里朶兀朮阿里蒲蘆渾婁室黑鋒閣母分道入寇於河南襄鄧之際外憂內懼天步艱難奔徙而航海之迹甚恐亂作而苗劉之師不退其致書于虜乃曰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惟冀閣下哀而赦陋哉此何語也當時任李綱宗澤以為相岳飛世忠以為將立使以撫河南募兵以備關陝脩軍政愛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尚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法內治既實外寇自消何乃認認悲悲懇辭乞哀以紓旦暮之急獨不思醜虜劫我二帝驅我太后者入我州縣焚我郊保者塗炭我中原屠戮我生靈者散離我宗族闕剪我王室諸克極惡不共戴天而忍為是言乎幸而天猶祚宋祖功宗德未泯也於是群賢效力英雄日振不待策勵而自興青龍鎮之駐師黃天蕩之進艦龍王廟之設伏老鶴河之鉄綆侯兆川之死戰太行山之單騎執鼓而振虜其婿所謂龍虎大王者奪其纛而舞殺其將所謂黑風大王者擒其首所謂拓拔耶烏撓其部所謂李董太乙張俊有棲子莊之克刘子羽有褒斜谷之振吳玠有和尚原仙人關之勝韓世忠有大儀鳳凰山之凱楊沂中有藕塘之報刘琦有順昌之捷若夫登蓬頭嶺而扼曹成入固石洞而殲彭友次德安軍而復襄漢逼洞庭湖而破楊么偃城之捷未仙鎮之駐則又岳飛之功表

表也由是金人奪氣膽落神泣鉄浮圖揚子馬之類一切破矣方
欲抵黃龍而痛飲蹂虜庭而反駕而班師之詔遽下一門忠義竟
死檜手吁尚何言哉使後之人投筆浩嘆而不能平也

孝宗以太祖之後紹高宗之胤慨然有興復之志始正敵國之禮
置殿庭之木馬頗有夫差之心倚魏公如長城深得文皇之意置
恢復局覽華夷圖建國用使開都督府其復中原吊遺黎之意昭
然可見擢辛次膺而渡江之直顯任李顯忠而灵壁之捷奏聽十
朋而史浩免用張栻而真儒出庶乎可與有為者然中外鼓舞
邊形簡書而符離潰議者藉口楊甲之策覽之不悅而正心
誠意尤所厭聞王淮陳賈之言一入而諸儒道學指為邪氣
尚何以為恢復之本耶孝宗曰朕心一日行天下一兩遭可
與言心者矣然吾心之用莫大於親君子遠小人正三綱護元氣
是時朱張呂氏諸君子進進退退知之而不用是此心未行于親
君子也史湯曾陳諸小人眷眷恋恋用之而不黜是此心未行于
遠小人也祖宗陵寢父隔腥膻神州赤縣淪於異域而賢良之策
諱不言兵此心未行於正三綱也妃嬪衽席腐餘左右朝廷削弱
腹心萎廢是此心未行於護元氣也而荆襄上流兵力單薄吳蜀
要害財賦匱乏練兵訓卒往往僅支門戶而見形生疑敵反成備
劉珙所謂脩已求賢卹民用將養兵之實采畫一二而乃欲興六
月之師舉朔方之役以求鳴劍于伊吾之比不亦難乎故雖易表
稱書改臣稱姪減除歲幣踐行大孝而中原卒不可復天下終不
能定者有故也

光宗逆而不孝宮闈悍妬閹寺擅權一無足取

寧宗柔而不明尊寵佞胄外挑強鄰毒流淮甸玉津幸勝弥遠復

入翫兵致寇屏出忠良正學榛蕪奸宄得志開禧三年吳曦叛亂

嘉定以後金人充斥元之虜祖起于北方江南震恐而國勢漸危

矣

理宗以宗室希盧之子太祖十世之孫弥遠迎立束手受制蔡州

之後若可雪耻而貪地棄盟事釁隨起兵連禍結境土日蹙嘉熙

以後正邪貿亂國是靡定雖曰黜安石而用周程表朱張而不變

士風然理之為理文而已矣

度宗以後似道淫泆專權挾私誇功結怨欺天罔上嘗國召兵帝

方拱手權姦荒于酒色酣歌富掖笑傲湖山國事茫然敵人未暇

矣樊城不守襄陽繼叛沙汰之口無人而伯顏之師遂濟青山之

磯夜泊而阿木之衆遂耒陽羅之堡失而長江之險與敵共矣

重以恭宗幼稚大惡猶在蕪湖師潰奔北幾盡建康既入臣妾通

逃三龜九頂紫雲嘉定之城唯唯而望風矣焦山之旋不發而火

矢之攻益急灣頭之師深入而江南之衆狼忙獨松之關既破而

隣邑之風瓦解臯亭之款一納而崑崙之志弥顛六飛杳霽火德

消滅

端宗帝昺襁褓從事颶風鹹海崖山陸沉君臣覆海浮屍十萬吁

痛哉

總論

宋君

評曰宋室之君仁有餘而義不足也夫仁義得天下之本也仁
昭而義立德溥而化光堯之所以帝也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
義周之所以王也今觀宋室之君惟其有餘于仁而天命人心
之攸歸惟其不足于義而武功國勢之不競何以言之太祖削
平僭亂而解藩鎮之權擢用儒臣而委郡國之事仁民而愛物
薄斂而省刑蓋其天資仁厚者以為之本也惜幽燕之地未復
而貽中原之憂為太宗并包四海而篤前人之烈混一六合而
震瓊裘之心敬天而順人求賢而納諫蓋其天資仁恕者以為
之基也惜金匱之盟終渝而致後世之議為真宗政崇簡易故
偃武脩文潤澤乎祖業奈何以謬言而斥寇準君臣之好不終
為仁宗政尚寬平故深仁厚澤浹洽于人心奈何以無寵而廢
郭后夫婦之倫不正焉英宗之優禮宰相輔克孝克敬可與有為
矣而司命者有以嗇之大業未終亦可嘆也神宗之勵精政事
克勤克儉可謂有志矣而執政者有以誤之大功未就亦可惜
也哲宗以幼冲踐祚宣仁以母后臨朝然而元祐之前正人在
位紹聖之後小人得志一則朝野清平一則夷狄侵侮用人之
驗有如此者徽宗之天性每多機巧欽宗之在東宮初無失德
特以狎昵奸佞六賊可誅而不誅踈斥正人李綱宗澤當任而
不任致犬羊腥穢于中原父子委身于沙漠亡國之禍有如此
者高宗有撥亂之志而無剛武以濟之故嗒然忘親終于播遷
而已孝宗有撥亂之才而無賢臣以輔之故休兵息民終于講
和而已光宗之聞望殆有可觀者而遭乎妬悍之后忍心害理

孝道虧矣寧宗之恭儉殆有可取者而制乎按扈之臣玩兵召
寇國勢危矣理宗崇尚道學孰不以為美談而大政皆出于史
弥遠貪地棄盟則我有可乘之算度宗臨幸太學孰不以為盛
節而大權總于賈似道喪師辱國則敵有取勝之機時至恭帝
兵連禍結端宗帝昀天變人離雖欲不亡得乎故論宋之所以
盛以其仁之有餘宋之所以衰以其義之不足也夫宋且然而
况假仁義以濟已私者其能久乎

宋臣

評曰人才之生世閔氣運之盛人才之用世係德業之全粵自
宋治隆盛治教休明太祖雅好儒術而趙普之剛毅弘濟艱難
曹彬之仁厚削平僭偽故有基開寶之治太宗克篤前烈而蒙
正之雅量感動人主呂端之清簡保乂王家故有以成太平之業
事真宗者有若寇準王曾孤忠大節與國家而相為安危事仁
宗者有若韓范富歐碩德重望與朝廷而相為表裡謹畏周密
有若曾公亮易直子諒有若文彥博皆能保治于英宗繼體之
時恭儉正直有若司馬光深潛純粹有若呂公著皆能救弊于
神宗变法之日一相范純仁再相韓忠彥而哲宗之政理國治
有由然矣始用蔡京繼用童貫而徽欽之政弊國亂有由然矣
高宗南渡興衰撥亂之臣不可勝數也然其間趙鼎張浚弼亮
于中世忠光世禦侮于外文功武績再造天地尤為可美焉宋
祚比遷仗義死節之士不可勝數也然其間陸秀夫張世傑死
節于前文天祥謝枋得死節于後忠肝義膽對越神明尤為可

尚焉雖然堯舜之聖猶不免於四凶成周之時猶不免于三叔
故宋前有盧多遜王欽若王安石皆黨惡而害民者後有蔡京
秦檜賈似道皆欺君而誤國者也其罪可勝誅哉獨幸其理學
一昧諸君子皆能講明之而力以維世此宋之所以遠過于漢
唐禮法二字諸君子獨能謹守之而力以脩已此宋所以未純
于王道也欤

景靈宮配享功臣二十四人

歌曰趙普開國元勳

曹彬清雅仁厚

居正方重自持

熙載清介自守

潘美征伐多績

李沆先見知人

王旦裁抑奔競

繼隆不附權臣

王曾立朝正色

夷簡忘身憂國

曹瑋沉勇有謀

公亮入相稱職

富弼夷夏聞名

韓琦重厚如勃

司馬力攻新法

忠彥敢言正直

頤浩人倚為重

世忠名將第一

張浚經畧有方

趙鼎為真宰相

康伯拯濟艱難

史浩備守為尚

葛邲薦進人才

趙汝愚守法度

昭勳二十四人

理宗畫像可慕

宋朝四相

歌曰仁宗又治訖英神

四相勳功若蓋簪

後樂先憂范文正

處危排難魏公心

歐陽學博古今重

富弼名高夷夏欽

可惜天津啼杜宇

不終廊廟沛霖霖

嘉祐四真

歌曰富弼公忠真宰相

包拯剛毅真忠臣

歐陽文章真孝士

胡瑗經業真先生

中興五相

歌曰南宋高宗四九齡

始終五相輔中興

李綱力諫君南幸

顧浩驅馳將北征

趙鼎秉衡朝志賀

魏公當軸衆心傾

天誅檜賊生康伯

止幸閩都國又興

中興四將

歌曰欽定中原復舊邦

好馮回將助綱常

魏公駐楚因防虜

光世屯廬為守江

世忠功績時第一

岳飛神策世無雙

若無檜賊持和議

屈指金酋服首降

宋儒

評曰聖道不行則百世無善治聖學不傳則千載無真儒蓋真儒之出天運所由泰而世道所由亨也宋德隆盛治教休明則真儒之輩出也宜矣今夫儒者之名可以使人愛亦可以使人疑愛之者以其有儒者之實疑之者以其有儒者之名名為儒也易實為儒也難孝者不可以不辨也何則歐陽公以古文為

倡目之以儒可也然儒者必識性而歐陽公昧焉則自矣於聖教歐陽公且然而况如蘇如黃者乎三荆公以時文為學目之以儒可也然儒者必尊經而荆公叛焉則得罪於聖門荆公且然而况如章如呂者乎所以有儒者之名而起人之疑者此也故玉淵金井志慮高潔光風霽月曾襟洒落吾愛周茂叔正容謹節凜若神明窮理盡性莹如冰雪吾愛張子存德性寬大規模廣濶如顏子之純粹吾愛程明道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如孟子之自任吾愛程伊川篤學力行清修苦節則司馬之相業可愛也手扳月窟足躡天根則堯夫之心李可愛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奧以一身而体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重則吾朱夫子又有以集諸儒之大成而折衷之矣顧不可愛也哉楊中立踐履純固羅仲素之嚴毅清苦而游定夫之清德重望則皎如日星尹和靖質直弘毅范祖禹誠信篤實而朱光庭之博學強行則堅如金石以至謝顯道李去矜字而打透利名之關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李愿中充養純粹黃勉齋穎悟夙成而真德秀之大學衍義則補於治道呂祖謙講貫該博饒仲魯學問淵源而輔漢卿之四書纂錄則切於聖經以至張敬夫學得仁字而講明理欲之限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胡安定致堂体用之學源源相承蔡元定仲默理數之學繩繩相繼魏了翁聚友讀書而行法以俟命謝枋得盡忠報國而修身以俟死此皆吾儒之務實而不務名可愛而不可疑者也他如呂大鈞呂大臨言雖涉於佛老而性道教之論亦

有可取焉陸子靜陸子美學雖畧於致知而尊德性之功亦豈可誣哉大抵儒者有功於吾道也大矣在漢唐則自董韓之外寥寥無聞在宋則自周程張朱之外歷歷可紀是豈嚮於前而曹於後歟黃老於漢詞章於唐人無意於吾儒也此董韓所以予然而獨立星聚於奎水呈於洛天有意於吾儒也此周程張朱所以勃然而迭與故曰人定則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吾觀於此益信

宋治

評曰論一代之治法當論一代之家法夫家法者治法之本而紀綱者又家法之本也故漢以規模為紀綱而治雜伯唐以法令為紀綱而治雜夷烏足以語帝王之盛耶宋德隆盛治教休明兄弟相傳天下服其孝弟則太祖太宗堯舜之揖遜也父子相傳天下服其慈孝則高宗孝宗王季文王之唯諾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則高曹向孟伉儷乎太妊太姒之賢而世稱為哲后也國尔忘家公尔忘私則韓范富歐彷彿乎臯夔稷契之忠而世稱為純臣也况其受命之初朝不改籍市不易肆受命之後以文濟武以寬代虐事周后如母愛少帝如子保全功臣恩遇降敵則有仁厚之至者也延及後嗣刑以不殺為威財以不蓄為富兵以不用為功人才以不作聰明為賢以寬厚待民以恩禮待士夫以至誠待夷狄故雖天聖事由於簾帷未幾景祐之間威權在人主政事在大臣矣熙豐法變于小人未幾元祐之初公道在廟堂正論在臺諫矣靖康時勢逼于夷狄未幾中興

以來諸將奏功酋虜歛迹矣先儒所謂庶幾三代者蓋其仁厚
一脈為之根本而忠孝廉耻為之紀綱培養于上者有四聖之
治平維持于下者有諸儒之道學孝親事長之法恩義之兼盡
也治內治外之法處置之得宜也以至尚儉尚禮勤信寬仁莫
不各有其法為書所謂有典有則以貽子孫者此也詩所謂貽
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此也夫宋之大體固無媿于三代而宋之
法制則不及于漢唐故語其禮也制于歐陽脩諸人擅開戶牖
而禮之論屑屑也果三代之禮乎語其樂也制于胡安定諸人
私立蹊徑而樂之論紛紛也果三代之樂乎至于一兵一財皆
本朝自制之法故其始也雖有以戢姦雄之亂而其卒也漸無
以禦外敵之驕善乎呂氏中曰宋家之天下強不如秦富不如
隋形勢不如漢土地不如唐所恃者人心而已以是觀之則所
謂庶幾三代者僅齊家事耳使其禮樂刑政財力武功皆有
以庶幾焉則其為治不但三百年而已可勝惜哉

以夷漢法其歲貢不與三百半而曰百報計
詰無幾三外皆勤齊來一車耳與其豐樂既想以海內皆
新非變不似戰生此不以高酒計齊人心而曰以是購之俱所

通鑑彙編卷之九

遼紀

○論曰遼之先國于鮮卑號契丹曰大賀氏其太祖阿保機是也
建牙開府築城立市中國之人韓延壽實教之子德光立僭號太
宗改國號曰遼册立石敬瑭伐唐伐晉者此人也從子兀欲立僭
號世宗荒于酒色為燕王述軋所弑兀欲之子賢立是曰景宗子
隆緒立是曰聖宗為澶洲之盟南北通和子宗真立廟號興宗子
弘基立廟號道宗二君皆守和好孫延禧立謂之天祚刑賞僭濫
淫樂遊畋女直酋長阿骨打遂起兵而亡其國焉

金紀

○論曰金本遼之部落也阿骨打承陽割富庶之餘延禧荒淫之

際遂蓄異謀攘稱帝號其弟性暴殘忍渝盟侵宋一戰而陷汴京
帝后妃嬪金寶圖書皆遷而北再傳至亮尚慕文儒徙都汴京然
躁妄猖獗殂于采石世宗哀性厭兵革南北講和北方稱為小堯
舜璟之世鄭王叛于內邊鮮開于外蒙古興兵國勢危矣銜豐之
季兵爭不息義宗繼立于擾攘之際不久而亡矣

夏紀

○論曰夏古涼州地李氏居之歷繼捧繼遷德明元昊諒祚叛服
不一南渡後金兵隔絕無聞

元紀

元君授受之次

世祖忽必烈在位三十五年

成宗鐵木耳在位十三年

武宗

海山在位五年

仁宗

愛育黎拔力八達在位十年

英宗

碩德八剌在位四年

泰定帝

也孫鐵木兒在位五年

明宗

和世琜在位半年

文宗

圖帖睦爾在位五年

寧宗

懿璘質班在位二月

順帝

妥權帖睦爾在位三十六年

叙曰元有天下基于太祖其姓則奇渥温其名則鐵木真成于
世祖盛于仁宗終于順帝其君十其歷年則八十九也

歌曰元之侵宋始太祖

太宗順憲蠶九有

世祖混一滅宋君

成宗繼以武仁英

泰定明文寧順絕

八十九年傳十葉

用夷變夏古所稀

聖人執策北逐之

○論曰虜自阿闐果火光明照腹而生孛端叉兒居于烏桓之北

鐵木真其後裔也伐乃蠻于沅海蹙西夏于吉里并衆于泰赤烏部僭號于斡難河破白登踰狐嶺而至居庸關金且南遷以避其鋒矣窩闊台繼破殘金即入寇于宋而中原實被其荼毒失列門方幼乃馬真氏稱制貴由既卒后海迷失稱制牝晨速禍理應覆滅幸而不亡蒙哥復熾益加猖獗自將南侵至于合州天厭其惡繪檣北歸忽必烈信任儒臣經營南土封王楨而高麗臣冊光昞而安南服城萬山以斷襄陽渡江淮而逼臨安宋氏淪亡遂尸大位中國胥為夷狄人類殄為禽獸蓋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鐵木耳僭號成宗頗知為治然末年寢疾內則決于宮闈外則委于大臣而國事漸紊海山僭號武宗始詔有司贖饑民所鬻子女復質江南富民子為軍其所設施前後多舛且封爵太盛而遙授之官衆錫賚太隆而泛賞之恩薄至元大德之政至是不能無變更矣仁宗慈孝恭儉愛養民力庶乎虜世守文之主嗣服之始凡武宗弊政一切改之如誅權奸罷營繕增國子生定科舉法裁抑倖臣從祀諸賢明官民車服之制遵江南田額之舊俱可稱述惜乎遣宦者李邦寧釋奠于孔子則不知敬先聖矣立和世竦為周王出鎮雲南則不知報先德矣馮金字佛經而糜金四千兩是崇夷狄之教也加宦官品秩而至昭文館大學士是重腐餘之流也豈治世之躰乎碩德八剌僭號英宗觀其卻寶帶罷張燈上書言事者得專達明哲之君也但果子刑戮姦黨畏誅反構大變而不能保其身泰定之世山崩地裂旱蝗日食之類相繼於策屢書關內民饑再書竊盜神主未幾而諸王爭立朝政紊亂阿速吉八即位上

都圖帖木爾襲居帝位和世竦稱帝于和寧木兒奉寶璽于漠北
未至而冊封既至而暴卒皆事之舛逆無倫者也順帝之末伯顏
哈麻相繼弄權盜賊四起蓋自朱光卿稱帝以後劉福通徐壽輝
等又以白蓮紅巾聚衆爲亂虜猶不悟迎西僧行運氣之術教宮
女作天魔之舞天怒民離九土糜沸萬姓喁喁無所籲告於斯時
也必

大聖人出焉而後中國之常尊復也我

太祖高皇帝肅將天威戡定群雄起濠潁戰滁和拔采石定京都
擒友諒殲僞吳魚鳧闔廣盡入版圖夫然後肆伐中原席卷秦晉
拾宋掇齊掣趙克鄭掃周襲梁下魯攻汴兵震幽燕元君北遁
大明建號以開天洪武紀年而表正封雲南以除餘孽征番部以

拓邊境東極玄菟西抵青海北盡穹廬南窮炎嶠日際月域冰竈
霜峭罔不來王而昭然大一統之世矣

總論

元君

評曰君子之於夷狄責之不可以不嚴待之不可以不恕夫華
夷之判久矣以中國而治夷狄然且不屑況以夷狄而治中國
乎責之嚴則人知夷狄之可賤待之恕則人知事功之可取此
關天地氣運之盛衰中國夷狄之消長而可輕議之哉粵稽有
元之開國肇自朔漢美兵潢池有若世祖者出焉奮累世之勲
造一統之業內相許文正謨謀乎廟堂外將張弘範攻畧乎城
邑建國號而定朝儀正鈔法而定律曆立經陳紀偉乎其可觀

制禮作樂煥乎其可述兼以天性之仁孝加以德量之寬弘自古夷狄之盛未之有也成宗宴然而無爲善于守成武宗毅然而有爲務于更變恭儉如仁宗而敬天勤民崇儒重道者爲可徵剴明如英宗而彰善癉惡信賞必罰者爲可見泰定以下姑置勿論則此數君者殆與中國相先後斯亦賢也已豈不有可取哉然君子必責之必賤之者蓋以其父死而子烝其妾君殂而后適其臣十世之間九十年之內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婦不婦而又重之以大德不君泰定不臣天曆不弟中國之境土盡爲朔漠中國之人民盡爲犬羊中國之冠弁盡爲被髮中國之衣裳盡爲左袵兼之條格不常奸弊易生賄賂公行而名器可假尊胡僧而信其術抑漢人而小其用惡在其爲治也降及後嗣宴安日久志慮益荒宰相擅權憲臺報怨強藩拔扈貴戚宣淫有司毒虐而莫之禁百姓怨離而莫之知雖欲不亡不可得已而况胡虜無百年之運哉大抵中國內也夷狄外也貴華賤夷而嚴一字之春秋固有待於宣聖則用夏變夷而立萬世之常法不有待于我

聖祖哉嗚呼冬寒之極必有陽春急湍之下必有深潭大亂之後必有大治是皆天理之當然而非人謀之所能爲也

元臣

評曰以中國之賢而輔夷狄之主可以觀世變矣粵自元起沙漠奄有華夏輔弼于內者則有許衡姚樞廉希憲劉秉忠而立綱陳紀定一代之制度而許衡之功居多經營于外者則有張

弘範史天澤董文炳李恒而攻城畧地造一統之寰宇而弘範之功爲最面拆廷諍可方汲黯者實憲也而王磐淹貫經史劉因講明性學皆有道有德之人而望冠于一時耻食寇粟可比夷齊者王英也而李孟善論古今吳澄肆力聖賢皆有學有行之士而師表于百世三事忠告君臣之道侷美而性有穎悟卓然自立與張養浩同時者非范梈乎四書考證聖賢之心明矣而學無間斷確然自守與金履祥齊名者非許謙乎趙孟頫書祖晉衛詩宗盛唐而程鉅夫亦其儔焉虞伯生文祖歐蘇詩宗李杜而馬祖常亦其匹焉隱居不仕有若吳萊之清脩徵聘不起有若杜本之高尚鄧文原以道而淑諸人朱公遷以道而任諸已楊戴之文章主于氣而理亦未嘗不存乎其間也歐陽玄之制作主于理而氣亦未嘗不行乎其內也罵賊不屈李黼之死節與日光而爭輝引刀自刎余闕之死節對神明而無媿是雖出處不同死生或異而皆以中國之賢輔中國之治也他如木華黎之謀勇弘濟大業耶律楚材之聰明精通數學伯顏為將彷彿乎曹彬之仁完澤為相痛革乎察苛之弊或以威重見稱或以明斷見許則哈刺哈孫之與拜住也或以奇謀復國或以大義滅親則樊帖木兒之與脫脫也揭傒斯尚勤儉雖老而不易恭不華尚氣節雖死而不避之數子者雖不敢擬中國之賢而亦皆荆棘中之鳶鳳也大抵夷狄之氣盛中國之氣衰此天地之大變中國之氣盛夷狄之氣衰此天地之常經也胡元制治而無百年之運

真主御極而貽萬載之歆則反變為常端在于 今日矣

胡元四傑

歌曰 木華黎兮博爾木 赤老温兮博爾忽

四人忠勇事木真 帝號撥里班曲律

元儒

儒道之在世閔氣運之盛衰儒道之在人係德業之深淺今天生聖賢不偶然也而况元以北狄入主中國苟非儒者生於其間則中國尚得以為中國哉是故魯齋許公近考程朱之緒言遠窺周孔之大道行已則如秋霜冽日教人則如化雨春風蓋其天資高邁而毅然有為者也草廬吳公磨研六經之精微洗滌百家之固陋克已則如武夫勝敵修敬則如女子持身蓋

其天資英特而卓然有守者也世之論元儒者一則曰吳許二則曰吳許自吳許之外皆未之及亦獨何哉今考之史劉秉忠廉希憲之事業經綸天地程鉅夫趙孟頫之文章冠絕古今楊惟中以道任諸已而人文為之宣朗趙仁甫以道淑諸人而士習為之丕變精於皇極之數者李俊民也迎以安車而道益尊邃於性理之學者劉靜修也辭以徵聘而名益重姚樞之學本於正姚燧之學本於誠而實默之論治道李孟之叅大政則有明體適用之功王磐之文主於氣王鶚之文主於理而郝經之尚氣節范梈之其清苦則有激懦興頑之志鄧文原虞伯生經明而行潔馬祖常元明善文富而氣豪金履祥師道自尊而許謙之四書叢說皆其所指授乎朱梧岡家教有素而公遷之詩

傳疏義皆其所面命乎升朝挺立蒞官清白則有黃晉鄉而文章政事尤不可及焉處已儉約居官廉平則有歐陽玄而文章道德尤不可能焉於乎用夏而變夷儒者維持世道之功也微顯而闡幽聖賢與人為善之心也愚生幸聖賢者故於元儒皆表而出之云

通鑑彙編卷之九

通鑑彙編卷之十

大明紀

國朝混一之規

大明太祖六月起兵和州渡江取太平由是一征而取荆襄再征而清江浙三征而閩海率從四征而席捲全齊五征而

定周及梁遂取秦晉舉燕趙南蠻北貊東夷西羌咸來朝矣

湖湘 陳友諒 浙西 張士誠 浙東 方谷珩 福建 陳友定

廣東 何真 山東 七貴 河南 李思齊 冲原 韓林兒

遼陽 劉益 四川 明玉珍

國朝聖聖相承之次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洪武三十年

成祖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永樂二十二年

仁宗敬天体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洪熙元年

宣宗憲天崇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宣德十年

英宗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正統十四年

景泰七年

憲宗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聖孝純皇帝成化二十三年

孝宗建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大德至仁敬皇帝弘治十八年

武宗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毅皇帝正德十六年

聖製歌

高皇御極敷文命 大誥三編兼祖訓 日曆集禮精誠錄

資世通訓及聖政 存身省躬二錄成 諸司職掌同政韻

昭鑒永鑒禮制脩 大明統曆律與令 禮儀定式孝慈錄

世臣總錄稽制訂 清教錄附洪範注 為政要錄貽後聖

成祖孝順敘事實 聖學心法及陰騭 性理大全特纂脩

文華寶鑑臣鑑備

宣宗帝訓五倫書

英宗大明一統志

憲宗爰命續經目 文華大訓君鑑就

孝宗大明會典編

武宗皇帝重脩復

皇上敬一五箴註 春遊祖德締詩句 欽天記頌大學論

明倫大典農桑賦 地輿圖詩平臺咏 陵祀扈蹕錄傳布

龍飛大狩昭皇猷 瑤編五十耀千秋

方輿圖歌

漢損朱崖茂歐越 唐自中葉失河地 宋皇開國拚雲燕
我明逐胡成大業 兩京對峙十三藩 一百四十五府治
近二百三十有七州 千百三十縣尹職 十一提舉七運司
軍民府等十二處 二千八百五十四 羅列縱橫皆所衛
十一安撫一招討 十宣慰等七宣府 一百三十四長官
文經武緯滋元氣 朝鮮琉球及女直 安南日本并西蕃
怪形殊服諸夷狄 四十九國貢瑤紈 惟周有德來重譯
漢唐黷武竟何得

聖君

贊曰天造草昧拯溺亨屯而定天下者不可以無法世際文明
出震繼離而治天下者不可以無守法立而能守則德可大業
可乂也粵自胡元制治三經既淪而九法亦斁中國微矣我
太祖高皇帝起自淮甸而平定之乃遂建都于南而大經大法所
由立焉損益制度而儀文備脩明經常而教化行于是雨暘時
若海岳效靈而致皇天之降監非幸也宜也建文繼世仁柔有
餘而剛武不足內難作矣我

成祖文皇帝起自潛邸而肅靖之乃復建都于北而善政善教所
由施焉表章六經而理學明征伐四夷而國勢振于是蠻夷率
服海宇莫安而得萬民之歡心非幸也亦宜也自是以來
仁宗昭皇帝勵精政事推誠任人
宣宗章皇帝輯寧邦家重熙累洽

英宗睿皇帝剛明獨斷奮發有為
憲宗純皇帝寬裕能容神武不殺
孝宗敬皇帝仁孝誠篤誠敬格天

武宗毅皇帝英邁夙睿昭德顯功其創業之良規守成之要道皆
出于尋常萬萬矣書曰有典有則以貽子孫其我
祖宗之謂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其我

列聖之謂乎知其創之之難而不敢守之之易端有望于

吟 名臣紀

贊曰天之生才也不偶而其用世也亦不偶蓋其生由于氣數
之相孚而其用由于君臣之相得夫豈偶然也哉粵自天厭元
德啟我

皇明一時輔佐之臣豈無可言者乎是故徐達功首諸將而一人
不妄殺宋之曹彬也常遇春勇冠三軍而百戰不少挫唐之敬
德也劉基才本王佐而識真主于群雄蜂起之秋漢之張良也
宋濂學貫天人而贊謨猷于四海鼎沸之日元之許衡也戰勝
攻取非李文忠乎而鄧愈之奉公守法雖馮異莫能及招降納
附非沐文英乎而湯和臨陣決機雖孫武莫能過章溢震肅百
僚陶安保障二郡若王禕胡大海伏羲死節殆與日月而爭光
宋訥樂育群英朱善望貫一時若蹇義夏原吉得君行道殆與
魚水之相契張輔平定交趾功固大矣不有黃福固鎮守之策則
國家何由而安陳瑄疎通漕運績固偉矣不有周忱主交兌之
議則國計何由而足胡儼取士得人可比歐陽脩顧佐鋤強抑

暴可比包孝肅而楊士奇楊榮楊溥同心同德皆能弘濟乎艱
難李時勉因材造就可方胡安定山陰號令嚴明可方李光弼
而劉球劉實劉定有學有守皆能砥礪乎名節吳訥魯穆皆有
聲于憲臺而鍾同之秉節盡忠尤為可尚王竑耿九疇皆有聲
于朝廷而王朝之立心制行尤為可尊正統己巳之變唯于謙
內脩外攘而建不世之奇勲天順改元之初唯李賢盡忠補過
而揚無前之偉績也如陳敬宗以師道自任而陳選亦可以步
其後塵焉魏驥以清操自勵而羅倫亦可以履其芳躅焉大抵
天生一世之才自周一世之用則我
國家百七十餘年之治固
列聖功德之隆而謂非諸臣輔佐之力可乎

名儒

大明御天而文運所由泰真儒用世而文化所由成蓋儒道有
功于天下也大矣我朝

列聖相承道化旁洽講學之士後先相望近時楊濂考理學之体
統溯師友之淵源乃于

皇朝名臣言行錄中摘其既錄者四人廣其未錄者十有一人各加
論讚而名之曰理學名臣錄其意以河東薛瑄為冠餘于胡居仁
亞焉自今觀之學以復性為主踐履篤實抗志浩然威勢不休
其心去就不遺其義卓然以明道自望非瑄孰能之觀於讀書
錄而其体已見矣學以主敬為本不愧屋漏無忝所生窮理必
觀其源距邪一出于正毅然以衛道為心非居仁孰與之觀于

居業錄而其用可占矣其餘諸子起于徵召則有若吳與弼陳
憲章列于科目則有若陳選張元禎周英羅倫蔣景黃仲昭章
懋張吉蔡清處于下位終于布衣則有若陳直晟鄒智出處成
就雖各不同然其立言制行要皆不詭于聖人而以古豪傑自
待者矣執是而論其趨一矣乎而薛瑄者崛起儒紳究心理學
又諸子之所揖讓者也此非楊濂一人之言也天下之公言也
雖然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
古之士貴實而賤飾故真儒之所以相望也士務飾以求欺乎
上是則世道之可憂也

聖治紀

贊曰有定天下之大功斯有治天下之大法蓋功之定天下者

在于一時而法之治天下者垂于萬世考之往古驗之方今未
有如我

國家之盛者也粵自元以夷狄入主中國天下之亂久矣仰惟
我

太祖高皇帝起而撥治之剪除群雄平僭竊也驅逐胡虜攘夷狄
也名之正言之順其施為氣象豈不大有可觀者耶是故尊號
未上而宗社建于以重邦國之本大功未定而庠序設于以先
郡縣之化延鴻儒以置帟帳而講論日資求遺書以備省閱而
識見日廣內言不在外私恩不掩公后宮有閔睢之美則于
祖訓一書為可知內行人禮外行君臣禮

宗藩有行葦之親則于昭監一錄為可見恩同乎天而父母必

從其服之厚則獨斷于

宸衷人本乎祖而婚姻必辨其姓之同則明著于律令堂陛森嚴而下不容于干上也公道昭明而邪不容于間正也其大經之舉者如此由是而罷丞相置六卿則無內重外輕之弊由是而封

宗藩設三司則無外重內輕之憂南郊以祀天地而一歲一行儼乎天心之克享紀元以統曆數而一君一政究乎天道之

周旋廟宇以事神則建帝王功臣之廟而凡四瀆五岳之封號盡為之革科目以取士則試經書性理之學而凡諸子百家之固陋盡為之罷異善惡則有

大誥三篇以為之勸懲明功罪則有

大明一律以為之賞罰定官制則有諸司職掌而上下大小之相屬備儀文則有稽古定制而尊卑貴賤之相安重農事則歲時有種桑之法歲暮有給鹽之惠訓官僚則都督有五事之規御史有九節之喻慎邊圉則嚴陝西甲冑之脩飭河南城隍之險制外夷則責安南貢物之豐抑高麗請謚之失文官不封公侯貴戚不預政事謹其微也藩鎮不許擅殺官軍不許置周訓其權也宮殿新成而疏大學衍義之言繪經營稼穡之事戒其怠也罪人既得而毀陳氏鏤金之床碎元人水晶之漏防其奢也他如服飾之制器用之宜一代之樂五方之音凡書契之所已載而有未行者行之天下以為宜也凡帝王之所已行而有未備者備之典章以為法也其萬目之舉者又如此若夫治之所

尚又有可言者焉何則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未免有偏也我
國家則謂之忠而不止于忠謂之質而不止于質謂之文而不
止于文殆有以超乎前之三代矣西漢尚經術東漢尚名節宋
尚道學未免有弊也我

國家尚經術而不流于阿諛用名節而不流于矯激用道學而
不流于朋黨殆有以超乎后之三代矣以上治則四時調于玉
燭五星叶于珠囊以下治則嘉禾為之獻秀醴酒為之薦祉以
內治則山川鬼神亦莫不寧而況于人類乎以外治則戎夷蠻貊
罔不率俾而況于人臣乎夫有非常之功必享非常之報昔漢
高祖有除秦之功享國四百餘年唐太宗有平隋之績享國三
百餘年噫秦隋之亂禍及于民之身而已而吾中國所謂綱常

倫理者固自若也至于元則綱常倫理蕩然無餘矣天生我

聖祖付以世道之責恢復五帝三王既淪之境土脩明三綱五常
既墜之彛倫則有功于天地有功于生民有功于歷代帝王矣
列聖相承治如一日視彼禮制甫定歷數世而遽更寬仁未幾不
再傳而已刻者何如哉韓子有云莫為于前雖美而弗彰莫繼
于後雖盛而弗傳若我

聖祖貽謀之遠

列聖繼述之善其美之有彰其盛之有傳者歟

國家萬載不拔之基端有在于是也愚何幸躬逢其盛

因家萬禱不封之基識育五千長也愚何幸與致其益

既聖慈表之善其美之有障其益之有虧皆煥

聖財銀藉之表

于新難益而弗虧者非

再轉而已既皆何故若韓子言云莫為于前難美而弗障其

既聖財承命收一日既外豐財備安邇樓世而幾更實以未幾不

潤聖之變命俱首以于天此其以于生男首以于祖外帝王美

聖財付以世道之責則帝王帝三王設命之說生創即三階正當

命聖者固自甚也至于天則常命聖者無餘矣天也非

聖